

阿惜孃





致命謊言

阿惜嬭坐在家門前的荔枝樹下搖著扇子，身旁的收音機開得震天價響，這是她每天下午固定的休閒娛樂，收聽廣播。南台灣的夏天雖然炎熱，坐在樹蔭下徐徐陣風吹來，應了「夏日炎炎正好眠」這句話，常常要不了多，就會看到她垂著頭坐在竹製的躺椅上打起盹。有一回她的孫子看阿嬭睡著了，幫著她把收音機關起來，她警覺的馬上睜開眼，要孫子再把收音機扭開。

「我在聽呢！」

「我以為妳睡著了。」

「哪有？我閉著眼睛在聽。」



過不了多久，她又會進入夢鄉，廣播對她有催眠作用。久了，家人都知道阿嬤習慣開著收音機睡午覺，就由著她去，只是那收音機的音量實在放太大了，恬靜的午后聽起來格外刺耳。

阿惜嬤生在台灣光復前，是家中的長女，下有七個弟妹，她的父親靠賣布匹維生，因為沒資金開店面，必需扛著布匹四處到市集兜售，在那個普遍貧困的時代，生意不好做，家中又食指浩繁，每天的收入只夠有食物擺上桌餵飽每一張口。「我們家孩子多，小孩吃東西都會計較大小，如果向阿娘抱怨分給自己的食物太小塊，我阿娘就拿起來一口把它吃掉，要挑就什麼都沒得吃。她手頭只要鬆一點，就去買肥豬肉，肥豬肉有油，吃了比較飽，瘦肉窮人是吃不起的。」因為是長女，阿惜嬤還必須幫忙照顧弟妹。





致命謊言

阿惜嫗剛開始還被送去上了幾年日本小學，由於家境實在太貧苦，拖欠學費，常常被日本籍的老師罰站著上課，小小年紀的她覺得很受窘，對於上學沒有什麼熱切的期待。「我阿娘必需出去跟人家借錢給我繳學費，常常也借不著。我那時不懂事，為了要跟阿娘要學費，哭磨了好久就是拿不到錢，因為老師已經講了好幾次不能再拖欠了，我也不敢去學校」，她有時跟人聊起過去，總會心生感慨。待弟妹一個接著一個出世，她被迫輟學，小小年紀就到糖廠做童工賺錢幫忙家計。

糖廠的工作做沒多久，遇到對日抗戰開始，老百姓必須東奔西跑躲避空襲，物資更形困頓「你不知道，那時有多艱苦，哪像你們現在這麼好命，我們在躲空襲的時候，什麼都吃，所有路旁能吃的草都被挖起來吃。」現在每每看到孫子挑嘴，阿惜嫗就



開始講古，孫子們一個個溜得比什麼都快，阿嬤的故事說了又說，他們的耳朵聽得都要長繭了。

光復後，阿惜嬤經媒人介紹嫁給了務農的丈夫，夫家在高雄岡山有大片的田地，她每天清晨得摸黑跟著公公和丈夫一起下田。懷了孩子時，婆婆要她在家裡幫忙晒穀子，削地瓜籤，勞力的粗工很辛苦，鄉下人又節儉成性，長得好的作物要賣好價錢，長得不好的才留下來吃，生活還是清苦，但至少不必餓肚子。阿惜嬤的先生對她很好。那當時，收音機在鄉下並不普遍，生老三坐月子時阿惜嬤的先生託人從城裡帶來了一台收音機，放在大廳堂。從此之後，聽廣播成了她的嗜好，她很喜歡廣播裡說書的人講很多忠孝節義的故事，聽了之後就拿裡面的道理講給她的孩子聽，要他們學做人處事，阿惜嬤沒識什麼字，收音機這個四方盒子就是她學習吸收知





致命謊言

識的管道，廖添丁、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故事她耳熟能詳，都可以跟著講全本。

公公去世分家，大房的他們分到了岡山的祖厝和幾甲田地，阿惜嬭三個兒子不願再務農，婆婆年事已高，只靠夫妻倆做不來，只好把一部分地租出去，留下一小部分自己耕作，除了做一期稻作外，他們還在田裡種植玉米、甘蔗。

隨著台灣的經濟起飛和教育普及，阿惜嬭的孩子們長大都離開鄉下出外讀書，畢業後就在地工作，隨後又相繼結婚成家，逢年過節才回來崗山。祖厝一度只剩夫妻倆守著，照顧婆婆直到她去世。

後來學電子的大兒子瑞西在楠梓加工區找到工作，帶著老婆和兩個孫子住回老厝，每天開車通勤上



班。為了兒孫要回來，兩老還花了錢大大翻修古厝，改造廚房浴室。有了兒子媳婦孫子同住，阿惜嬭的日子熱鬧多了，但她和兒子一家後來卻同屋不同灶，平日自己和老伴另外烹食，她對外的說法是，「青年人愛吃的和我們不合，我們簡單就可以。」

開始同住時，她常找不到前一夜吃剩的菜，細問之下原來被媳婦倒到餿水桶了，說是隔夜的菜變色，不能吃，但阿惜嬭覺得東西沒壞，為什麼要丟掉？她過去都是把菜熱了再吃，只要不變味都沒問題。阿惜嬭喜歡把東西煮得鹹一點，比較下飯也比較省菜，她媳婦說吃太鹹不健康，要少油少鹽。為了剩菜和口味，婆媳倆一度很不愉快，最後阿惜嬭決定乾脆各煮各的，免得衝突，只是兩家共用冰箱，媳婦若看到婆婆放在冰箱內的食物擱了好幾天，還是





致命謊言

偶而會偷偷把它倒掉，做菜時也會多做一點拿給公婆，希望改變他們的飲食習性。

婆媳格格不入不只表現在對食物的態度，兒子買了洗衣機，但阿惜嬭仍然堅持自己用手洗衣服，嫌媳婦用洗衣機一大鍋衣服洗不乾淨；家裡的浴室裝了蓮蓬頭，她還是要在浴室放個澡盆用個小杓子搨水洗澡。兒媳講了她幾次，也就放棄要改變她了。左鄰右舍都知道阿惜嬭和媳婦相處得不是很融洽，但除了生活上的小觀念有衝突外，她的媳婦還算孝順，日子也還算平安。

一直到阿惜嬭的丈夫走了，她才又開始和兒媳同桌吃飯。



隨著年紀越大，阿惜嬭的生活模式越不肯變動，她大清早起床，早餐固定要吃一大碗乾飯，然後到田裡巡一巡，丈夫走後，兒子們把田地賣了，分了家，大兒子保留了一小塊地讓母親耕作，當成是運動，也免得她無聊。每天過了午，她就休息聽廣播，唯一不同的是現在的廣播內容比從前更豐富，除了廣播劇，她還喜歡聽日本歌和台語老歌。

或許是因為她一直靠著廣播在學習，阿惜嬭很信廣播裡說的事。家人第一次發現她受到廣播的影響是有一天早上七點多，兒子一家還在吃早餐，門鈴響了，媳婦去應門，來的人說他們家訂了四物丸，問了半天才弄清楚原來是阿嬭打電話訂的，家人不願意她隨便買來路不明、價格又高的成藥，當場拒絕收貨。那天晚上，兒子回家後好好的規勸了她一番，告訴她不要相信廣播亂買藥，如果身體不舒服





致命謊言

要找醫生，「那又不是藥，那是顧身體的！」阿惜嬤很不高興兒子趁著她沒在家，竟然把人家趕走了。

第二次，阿惜嬤買的是一套日本老歌精選集，二十卷卡帶賣三千六百元，她下午聽了廣播打電話去訂貨，不到半小時東西就派專人送達，收錢交貨。

「媽，妳訂了什麼？」貨送來時媳婦在家。

「日本歌啦，電台有在放，真好聽呢，他們的服務還真快，我一打電話去他們就送來了。」

「這種卡帶現在已經沒人在聽，去夜市賣三捲九十九元都沒生意，他們賣妳一卷一百八十元，當然很快送來。」



「怎麼可能？那電台說這種整套的卡帶全省只有他們在賣，別處買不到。」

因為這次買的不是要吃到肚子裡的東西，兒子雖然事後還是有些生氣她聽廣播亂買東西，但也算了。

那套卡帶拷貝技術不太好，播放出來的效果真的很差，阿惜嬭為了表示喜歡自己買來的東西，剛開始還故意放出來聽聽，後來也丟在一旁不了了之。

知道家人不喜歡她買廣播裡賣的東西，阿惜嬭乾脆不吭聲，只是家裡常會平白多個熱水壺、茶杯組、或者一個小蒸鍋，媳婦看在眼裡，心裡知道婆婆肯定又買了什麼廣告物品，那些是隨附的贈品。若仔細追問，「反正是人家送的！」阿惜嬭會丟這麼一句，依然我行我素。





致命謊言

誰也沒想到，阿惜嫗最後會被廣播成藥害得丟了命。

那是三個星期前，阿惜嫗又聽廣播打電話訂藥，這回訂的是保健藥品，貨送來的時候媳婦不在家，所以家人起初並不知道她買了成藥吃。

阿惜嫗一吃了藥皮膚就起了紅疹，很癢，但她並沒有警覺自己可能對這個藥產生不良反應，仍然繼續服用，等再過一個星期，紅疹情況惡化病癥明顯，甚至嘴巴裡面開始潰爛，無法吃東西。兒子發現不對勁，才問出她在吃成藥，而且已經吃了好幾天了。

「妳怎麼老說不聽，那些廣告藥品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，對身體會怎樣都不知道。花錢事小，把身



子弄壞了怎麼辦？」兒子氣急敗壞。

「哪會？那電台主持人在廣播中講這種藥品是純中藥煉製，對於晚上睡不好，容易疲倦，腰酸背痛，四肢無力非常有效，人家他還現場接了好幾通打進去的電話，都是服用過的人打來感謝主持人介紹他們這麼好的藥，服用後都很好。」阿惜嫵努力地辯解她買的藥不會有問題。

「那些人都是他們自己安排的啦！只有妳會這麼信他們。妳為什麼要吃這個藥？」

「我腰酸背痛已經好久了，加上這一陣子晚上老是睡不好，還有點耳鳴的情況，之前你帶我去看醫生，吃了藥好像也沒改善，我不想再吃西藥，電台都說中藥比較溫和，才打電話去訂了貨。」





致命謊言

「妳吃的是什麼藥？拿給我看看。」

藥拿出來，她兒子細看，藥是膠囊狀，裡面裝著暗色的藥粉，再看藥品的外包裝印刷粗糙，寫了一大堆療效卻沒有提到內含的成份，也沒有衛生署核准的字號。

「這藥不能吃啦，什麼都沒寫，倒底有含什麼中藥都不知道？」

「那廣播就說是純中藥呀！我也看不懂」阿惜嬭已經難受得沒力氣和兒子爭執了。

「妳就是這樣，帶妳去看醫生，醫生說的妳通通不肯聽，廣播說的妳信得跟什麼似的，倒底是醫生專業還是廣播專業？」



「現在說這個有什麼用？媽身上都是紅疹子，看起來好像是中了藥毒，趕快送她去看醫生比較重要。」媳婦不想這兩人再臉紅脖子粗，趕忙提醒著。

當夜兒子就開車帶她去高雄的大醫院掛了急診。阿惜嬭被診斷得的是因服用藥品產生不良反應的史帝文生強生症，由於她年紀大了，情況非常嚴重，立刻被送進加護病房。

「瑞西，我是得什麼病？怎會這麼難過？」剛住院的頭一天，兒子進去看她時她還勉強說話。

「媽，妳是吃藥過敏啦，妳安心住院，醫生會處理，以後不要再亂買藥吃了。」





致命謊言

「我不會啦，這次太難過了，我不會了啦！」

很意外的，阿惜嫗的病情一下子惡化得非常快，完全無法控制，住院九天後去世。家人把她吃的藥送去化驗，結果懷疑藥裡面摻有不明成分的西藥。從產品包裝上查不出製造廠家，也不知道她究竟是聽哪家電台買的，無從檢舉追究。

阿惜嫗這一生就這麼結束了，出殯入殮的時候，哭得傷心欲絕的大兒子把一台收音機放進棺裡，收音機陪伴了阿惜嫗大半輩子，他希望她帶著收音機，到哪都不會無聊。